

凤歌◎著

谷缜奇冤未雪，线索却逐一断绝，而东岛
五尊、西城八部高手已齐集中土；「补天
劫手」初有小成，陆渐身负天劫再赴劫中之劫。

沧 海 III

Cang Hai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◎ 凤歌 · 著

沧 海

Cang Hai

III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沧海. III / 凤歌著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07. 4

ISBN 978-7-5366-8622-9

I. 沧 II. 凤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7) 第037762号

沧海III

CANGHAI III

凤 歌 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
策 划: 于 桐

责任编辑: 罗 乐 饶 亚

责任校对: 李小君

装帧设计: 弘文馆 · 闫薇薇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670mm × 970mm 1/16 印张: 14 字数: 200千字

2007年4月第一版 2007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-20 000

定价: 20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809955转8005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凤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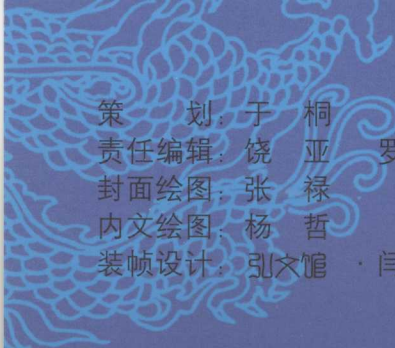
本名向麒钢，重庆奉节人氏，大陆
武侠著名作家，杂志编辑，今古传奇暨
黄易武侠文学奖一等奖得主。代表作品
《昆仑前传》、《昆仑》、《沧海》。

凤歌博客 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m/xiangqigang>

插画家：张禄

长于白山黑水，执著妙手丹青。
垂髫童子，便执画笔，弱冠之年，已
有小成。孜孜不倦，不敢懈怠。平生
所愿，一振中华漫画之颓风也！





策 划：于 桐
责任编辑：饶 亚 罗 乐
封面绘图：张 祿
内文绘图：杨 哲
装帧设计：引文馆 · 闫薇薇

Coming Soon...

沧海 IV

陆渐终于破解《黑天书》，武功大成；谷镇也巧设计谋，洗刷了冤屈；姚晴则获得八部画像的秘语，八图终于合一。然而，东岛西城的纷争愈演愈烈，双方约在灵鳌岛“论道灭神”，一决生死。

惊心动魄，高潮迭起，《沧海IV》精彩不容错过！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www.ertongbook.com

CONTENTS 目录

1

失算

26
战书

205
附录

196
北落师门

49
不漏海眼

168
天在塔

75
兄妹

145
劫中劫

99
绝壁

123
同行

沧海
III



蒙面人正凝神瞄准，忽听叫声，大吃一惊，闪身让过掷来的瓦片。便听一声轰鸣，銃口火光喷出，但因准星已失，铅丸偏出，没击中沈舟虚，却击中一名明军炮手。

那蒙面人怒极，转过身来，眼露凶光，但瞧见谷缜，却是一愣。

谷缜一纵而起，双拳紧握，死死盯着对方，忽见他眼神变化，心头顿时间一动，隐约明白什么。

忽然间，那蒙面人瞳子深处泛起一抹笑意。谷缜见他眼神古怪，心道不好，连转几个念头，未有决断，忽见那人将鸟銃一扔，身子下蹲，形影顿失。

谷缜又惊又喜，虚张声势，大叫道：“哪儿逃？”赶上两步，探头一瞧，却见瓦面上孤零零躺着那支鸟銃，此外别说是人，半片衣角也无。

谷缜心中一叠声叫起苦来，正想转身下楼，忽觉后心一痛，有人低喝道：“不许动。”谷缜苦笑道：“动不得，动不得。”来人咦了一声，叫道：“是你？”谷缜肩井酸麻，被来人扣住，扭转过来，定眼一瞧，来人大头细颈，头发稀疏，不由笑道：“莫乙莫大先生，好久不见。”

莫乙狠狠瞪着他，气哼哼地道：“不久不久，半点儿也不久，臭小子，瞧你还有什么花招哄骗我莫乙莫大先生。”他吃一堑，长一智，点了谷缜几处大穴，才拾起那鸟銃，喝道：“下去！”抓住谷缜，纵到楼下，带到沈舟虚身

前，才解开他的穴道，高叫道：“主人，这小子带着鸟铳躲在楼上，图谋不轨。”说着扑扑两脚，踹在谷缜膝后，叱道：“跪下说话。”

谁知谷缜才一跪下，双手一撑，又慢慢站了起来。莫乙大怒，又是两脚，但谷缜才被踹倒，复又爬起。莫乙大怒，伸手叉住他脖子，向下摁倒，不防谷缜扯起嗓子高叫一声：“站我前面的，娶老婆戴绿头巾，生儿子都没屁眼。”

这话恶毒万分，众官兵哄然闪避，胡、沈二人也是忙忙错身，生恐受他一拜，中了咒语。

莫乙气得两眼瞪圆，正想挥起老拳，狠揍这小子一顿，忽听沈舟虚道：“莫乙，你先带他下去，胜了这一仗，再来拷问。”

莫乙收拳应了，提起谷缜，顺势踢他两脚，谷缜人被踹得东倒西歪，脸上却是笑嘻嘻的，说道：“沈瘸子，你这叫自欺欺人了，你以为这一仗真的能胜么？”沈舟虚瞥他一眼，冷冷道：“你敢乱我军心，立斩不饶。”

谷缜道：“岂敢岂敢，依我看来，玩弄阴谋诡计，你是一把好手。但说到临阵用兵，却不是你的专长，这一仗再打下去，怕是打狗不成，反被狗咬。”

胡宗宪脸色一变，喝道：“与我斩了。”几名小校揪住谷缜，按倒在地，一人拔出刀来，方要砍下，沈舟虚忽道：“且慢。”说着目视谷缜，笑道：“这么说，你有取胜的法子？”

谷缜左脸贴地，兀自笑道：“兵形象水，胜败无常，两军相遇，哪有必胜的法子？不过我有一个点子，让你凭添几分胜算。”沈舟虚道：“你说来听听，若是有理，我饶你不死。”

“只饶命不行！”谷缜道，“一口价，我给你出点子，你放我走人！”沈舟虚目光转厉，重重哼了一声，那持刀军士发声疾喝，钢刀抡圆，狠狠砍了下去。

巨镰上附有金钩镰的内力、樊玉谦的枪劲，忽被来人逆转，二人均吃一惊。樊玉谦不及细想，举枪便挑，枪尖挑中镰身，巨镰嗖地一跳，重又扫向陆渐。

他枪上劲力惊人，曾两枪挑飞两只铜狮，一枪洞穿百斤石鼎，故而劲



至镰上，金钩镰虎口顿热，铁链几乎脱手。

陆渐一招“半狮人相”荡回巨镰，只觉喉间发甜，眼冒金星，尚未还过神来，巨镰又至。他不假思索，使一招“多头蛇相”，握住巨镰。

不知怎的，巨镰入手，这奇门兵刃的种种特性，陆渐便已明了，不待惊诧，一股烈风扑面而来，却是樊玉谦枪势不止，径直挑来。

陆渐此时无法可想，但求保命，索性便依那巨镰之性，横推竖勾，不料嗡的一声，竟将樊玉谦的枪尖钩住。

樊玉谦又吃一惊，但他枪上自生奇劲。陆渐钩住枪尖，便觉痛麻之感迭浪涌来，自虎口传到头颈，震得他几欲昏厥。

半昏半醒间，陆渐心苗之上，生发出一种怪异念头，金钩镰的巨镰加上樊玉谦的长枪，勾连一处，俨然变成一件兵刃，只不过形状古怪，不伦不类，为古往今来之所无。

这奇感来逝如电，陆渐不觉头脑一清，霎时间，这件古怪“兵刃”有何特性，如何运用，各种念头如电光石火，连绵闪现。于是乎，陆渐因那长枪振荡之势，将镰刀轻轻拨了一拨。

樊玉谦的“半分枪”以枪画圆，故而枪上劲力生生不息，无坚不摧。哪知陆渐这一拨，非但没有遏制枪劲，反而施加奇巧内劲，引得长枪画圆越来越快，霎时间快了数倍，势如一条活龙，在樊玉谦掌心摇头摆尾，跳跃欲出。

一时间，樊玉谦面色由白变红，由红变紫，蓦地一声嗡鸣，震耳欲聋，樊玉谦长枪离手，被陆渐夺了过去。

樊玉谦丢了家伙，只吓得傻了，两眼瞪直，忘了进退。忽见铜瓜锤一言不发，绕到陆渐身后，挥锤击落。樊玉谦大惊，方要喝止，却见长枪、巨镰粘在一起，有如一件极长大、极古怪的兵刃，凌空一旋，枪尾扫中来锤，那枪上樊玉谦余劲未消，被陆渐略加引导，势道倍增。铜瓜锤虎口剧痛，大锤嗖地脱手，又被陆渐夺了过去。

“你奶奶的。”铜瓜锤怒叫一声，将余下一只铜锤掷向陆渐，陆渐手中的枪、镰、锤彼此勾连，弯折如北斗七星，一牵一挂，又将来锤轻轻巧巧挂在其中。

不过两个照面，“点钢枪”丢了枪，铜瓜锤丢了锤，金钩镰瞧在眼里，手忙脚乱，不禁将链子一拽，想要夺回巨镰自保。

陆渐手中四股兵刃便有四股大力，彼此牵制，纠缠不清。金钩镰这一拽，真如雪中送炭，令他喜不自胜，当即持链一抖一送，将那四股大力，顺着铁链传将过去。饶是金钩镰内力再强一倍，也不能同时抵挡樊玉谦的枪劲、铜瓜锤的锤劲，乃至于自身的回拽之力，便觉胸口一痛，如遭重锤，才想松开铁链，忽又觉手中一虚，抬眼望去，只见铜锤、长枪满天飞舞，向他扫来。

金钩镰惊得魂飞魄散，勉力挡开一镰，避开一锤，腾挪间，忽觉左胸冰凉，不由得嘶声惨叫，两眼瞪圆，带着那杆穿胸而过的长枪，踉跄数步，仰倒在地。

陆渐一招毙了金钩镰，忽惊忽喜，恍如梦幻，斜眼一瞧，樊玉谦、铜瓜锤正死死盯着自己，脸色煞白，眼中流露出畏惧之色。

陆渐吸一口气，有意做出凶狠神情，一抖手中巨镰，厉声道：“谁再上来？”樊玉谦生平所恃，唯有枪法，长枪一失，顿时六神无主；铜瓜锤纵然凶悍，丢了铜锤，也觉气短；两人对视一眼，蓦地转过身子，拔腿便跑。

这一着倒是出乎陆渐意料，正想追与不追，忽听倭军哄然欢呼，转眼望去，倭人旗帜，赫然插上外郭。陆渐大吃一惊，猛然想起谷缜说过：“谁得外郭，谁是赢家！”心头一急，纵身掠出，直奔外郭。

才奔数步，忽听一阵锣响，五轻一重，连响三通，城头倭军应着锣声，顿时起了一阵骚动。

敢情这锣声正是退兵号令，倭寇浴血苦战，好不容易登上外郭，忽被召回，端的悲愤莫名，只恨纪律森严，上方有令，莫敢不从，无奈含恨拔旗，退下城来。

谁知才退半途，鼓声又起，三轻一重，却是进击号令。众倭人莫名其妙，纷纷刹住退势，东瞧西看，又奔城头。不料才冲上去，锣声再响，众倭人不辨真伪，复又转身下城。谁知鼓声又起，催促前进，但方要前进，锣声又作。只听咚咚咚，当当当，此起彼落，数千倭人如没头苍蝇，忽而奔上，忽而跑下，晕头转向，气喘吁吁，不由得破口大骂起来。



陆渐心中奇怪极了，忍不住停下步子，游目四顾，蓦地眼前一亮，只见一个倭寇手提铜锣，腰挎战鼓，在阵里东一钻，西一钻，虽是倭人装束，一对大耳朵却不老实，从头盔里挣将出来，左右招摇。陆渐虽处铁血战场，见此情形，也是莞尔。

这“倭寇”不是别人，正是“听几”薛耳，他善听音律，过耳不忘，听见倭军进退号令，便牢记在心，偷换了倭袍，提了锣鼓，混入倭人阵中。

兵法有云：“夫金鼓、旌旗者，所以一人之耳目也。”金为铜锣之类，鼓为战鼓，古人用兵，擂鼓为进，鸣金为退。又道：“夜战多火鼓。”夜战时，无法看见旌旗，鼓锣好比军队耳目，但被薛耳如此一闹，倭军可说眼花缭乱，看不清，听不明，进退失据，丑态百出。

倭人也发觉出了奸细，只气得哇哇大叫，纷纷舞刀弄枪，围将上来。

薛耳虽善听音，武功却是平平，“丧心木鱼”又被陆渐所毁，此时眼见敌人四来，顿然乱了方寸，向着内城飞奔，边跑边叫：“凝儿救我，凝儿救我……”跑了几步，忽被尸体绊了一跤，扑地便倒。三名倭人纵身抢到，恶狠狠挥刀劈下。

刀至半空，忽有一缕白光闪过，挂住刀身，那钢刀被带得一偏，贴着谷缜鼻尖，当地砍在地上，溅起点点火星。

谷缜出了一身冷汗，嘴里却嘻笑道：“沈瘸子，砍头便砍头，干吗割爷爷的鼻子？圣人云，鼻子是天地之根，玄牝之门，那是十分要紧，不能乱动的。”

沈舟虚哑然失笑，收了天罗道：“你这小子，就不怕死？”谷缜道：“既怕又不怕。”

沈舟虚道：“这话怎么说？”谷缜道：“我一个人死，黄泉道上孤孤单单，自然害怕极了；若有胡大总督和南京全体将官相陪，大伙儿一起喝孟婆汤，过奈何桥，热热闹闹，那也没什么好怕的。”

胡宗宪脸色一沉，正要发作。沈舟虚却使个眼色，将他止住，想了想，挥手道：“将他放开。”

谷缜起身掸去灰尘，望着沈舟虚，笑而不语。沈舟虚却坐在那里，目光闪烁，似乎心神不属。蓦然间，一阵风起，城头多了一人，却是燕未归背了

俞大猷回来。胡宗宪不由得抢前一步，把住俞大猷手臂，失声道：“俞老将军……”俞大猷从昏沉中苏醒过来，勉力睁眼，苦笑道：“属下失职，该死……该死……”忽地一口气上不来，又昏过去。

胡宗宪站起来，神色怆然，蓦地望着沈舟虚，徐徐道：“沈先生，事到如今，唯有放弃外城，守住内城要紧。”

沈舟虚聚起眉峰，沉吟时许，忽地叫了声“好”，朗声道：“谷小子，沈某答应你，你若有计破敌，我让你毫发无损，生离南京。”

谷缜笑道：“此话当真。”沈舟虚道：“军中无戏言。”

“成交。”谷缜伸出手来，二人双手交击，连击三次。谷缜才笑道：“我的计谋容易得很：便是举荐一人，代你指挥官兵。”沈舟虚目光一闪：“谁？”谷缜笑道：“那人你也认得，目下就在南京大牢。”

沈舟虚与胡宗宪对视一眼，胡宗宪吃惊道：“你说戚继光？”谷缜笑道：“大人神算，正是戚将军。”

胡宗宪大怒道：“胡闹，他是囚徒，怎能带兵？”

“囚徒又怎的？”谷缜笑道，“管仲是囚徒，齐国称霸；李靖是囚徒，突厥束手；郭子仪也是囚徒，中兴唐室。常言道：‘使功不如使过’，戚将军不能立功，再杀我不迟。”

胡宗宪还要呵斥，沈舟虚却摇起羽扇，漫不经意地道：“你这小子，笃定戚继光就能破敌？”谷缜呲牙一笑：“不错，我用小命压宝，你敢与我赌么？”

沈舟虚瞧他片刻，忽地笑笑，向胡宗宪使了个眼色，胡宗宪稍一迟疑，忽向身畔亲兵喝道：“速去南京大牢，取戚继光来此见我。”

薛耳危殆，陆渐远离二十余丈，救援不及，情急间，大喝一声，掷出巨镰，钩住一杆朱枪。镰枪相交，陆渐心中奇感又生，这飞镰、朱枪连在一起，分明化为一般奇怪兵刃，当即依照这般“兵刃”的天性用法，潜运奇劲，那倭寇胸口一热，朱枪便已易主。

陆渐手腕再转，镰端朱枪刷地伸出，又搭上一杆朱枪，轻易夺来。朱枪



长约二丈，两杆连在一起，近乎四丈，游龙也似，向前再探，又搭上一杆朱枪，复又夺下。如此反复施为，陆渐一气夺下九杆朱枪，结成二十丈长一般“兵刃”，曲曲折折绕过人群，抵达薛耳身畔，叮的一下，撞上一名倭人长刀。

那人正自挥刀下劈，谁想手中忽空，长刀离手，这一惊非同小可，不及还醒，眼前黑影闪过，又是叮叮两声，两名同伴的长刀也被夺去。

三人两手空空，傻在当地，瞪着身前朱枪、长刀彼此勾连，如龙如蛇，来回摆动。这等诡异情形，三人有生以来，从所未见。

惊骇间，忽见薛耳手足并用，爬地而逃，三人惊怒，纷纷伸手去捉。陆渐正巧赶到，见状拆散那件长大兵刃，抓住其中一杆朱枪。他虽未学过枪术，枪一入手，心中便已通明，嗖地一枪刺出，或前或后，穿过三名倭寇腰带。那三人本就矮胖，被朱枪斜斜串成一串，乍一瞧，仿佛串在铁签上的三颗红薯，只急得扭腰摆臀，哇哇大叫。

陆渐赶上一步，见薛耳趴在地上，动也不动，不由心惊：“莫非死了？”急拍他肩，忽听薛耳尖叫起来：“大爷饶命，大爷饶命……”边叫边是缩手缩脚，蜷作一堆。

陆渐哭笑不得，说道：“你张开眼，看我是谁？”薛耳听得耳熟，眯眼一瞧，不由惊喜难抑，一把揪住陆渐，乐不可支。

陆渐道：“你自己来的么？”薛耳苦着脸道：“主人让来的，不来不成的。”陆渐一怔，心知沈舟虚派这劫奴入阵，只想拖延时许，并没想让他活着回去。一念及此，不觉惨然，叹道：“你随着我吧。”薛耳道：“去哪儿？”陆渐道：“去外郭！”薛耳闻言，脸色刷的雪白。

忽听嗖嗖两声，两口长刀劈来，陆渐巨镰一拦，镰上若有吸力，夺下来刀，势成十字，滴溜溜飞转。

薛耳惊奇道：“你变戏法呢？”陆渐一笑，方要前行，忽见薛耳身子颤抖，面色发白，两眼死死盯着某处。

陆渐心觉奇怪，循他目光望去，忽见远处宁凝手舞长剑，被一群倭人围住，群倭见她是个女子，嘻嘻哈哈，狎笑不绝。

忽然间，两个倭人大叫一声，丢了刀枪，捂住面目。群倭一惊，怪叫扑

上。宁凝虽以“瞳中剑”连伤数人，手中剑却并非高明，不几下，便已左支右拙，全赖劫术救命。

陆渐见状，但觉一股怒血涌上头来，不自禁张口长啸，左手提起薛耳，右手抓住巨镰，不顾仙碧告诫，借力一纵，跃过众寇头顶。倭军见状，刀枪并举。

陆渐身在半空，忽而变相，由“寿者相”变为“猴王相”，巨镰被他大力一抡，画个半弧，凌空扫出，一时间当啷乱响，长至朱枪，短如鸟铳，均被飞镰夺走，数十件兵刃争先恐后蹿上高空，煞是壮观。

宁凝一呆之际，陆渐已然杀到，巨镰有如风魔，扫东荡西，杀得血花飞溅，人头乱滚。

薛耳脚未着地，便先叫唤起来：“凝儿，凝儿……”倏地挣脱陆渐手底，抢到宁凝身前，喜滋滋地道：“凝儿你真有义气，我喊你救我，你就来了。”

宁凝瞪着他，拄剑于地，胸口微微起伏，薛耳忽见她花容惨淡，吃惊道：“你受伤了么？”说罢绕着她左瞧右看，转个不停。

宁凝瞧了陆渐一眼，蛾眉微蹙，轻轻摇了摇头。薛耳这才松了一口气，忽又发急，扯住陆渐道：“快，快送她回去。”陆渐稍一犹豫，回头望去，心头没的咯噔一下。敢情就这工夫，倭军又已攻上外郭，城下倭军则如潮水般退往城脚，欲要背倚外郭，结成阵势，不令官军逼近。

阵势若成，数千人聚集一处，陆渐纵然神通盖世，也休想再近外郭。情急间，他目光一转，忽地瞧见，那座高耸木台燃烧已久，形如通天火柱，照得城下有如白昼。平时间，若无危难，陆渐温厚有余，机变不足，但每逢奇险至难，却往往显露非凡智勇，此时一见木台，他心中忽有所动，蓦地高叫一声：“先随我来。”当先抡起巨镰，奔向木台。

马蹄声急，远远传来。谷缜转眼望去，那亲兵与一名布衣汉子并辔来到城下，翻身下马。那汉子容色甚是落魄，但腰背挺直，威严具足。谷缜见了，不觉点头：“陆渐说得不假，这戚继光端的有些意思！”

两人登楼，引至众前，戚继光扫视众人，神色迷惑，方要施礼。胡宗宪已把住他手，来到垛前，说道：“俗礼免了，你且瞧瞧，可有应对之法。”



戚继光莫名其妙，但定眼一望，便即了然，沉吟道：“怨小将多言。我军畏战，贼军骁勇，很难将之击破，但如今最棘手的，还是外郭危殆，若是丢了，即便赶走贼军，也无法全歼……”

胡宗宪轻哼一声，冷冷道：“这不过是些常理，也没什么好说的……”戚继光露出讶色，拱手道：“督宪见谅，依小将所见，兵法便是常理，用兵若违常理，必败无疑。”

胡宗宪再不瞧他，只瞥了沈舟虚一眼，忽地两眼望天，冷冷道：“沈先生，你看人向来极准，这次却是错了。”沈舟虚笑笑无话，手拈胡须，望着脚前。

戚继光但觉气氛有异，但异在何处，却又说不上来，再瞧沈舟虚，竟是郊外见过的那名残废文士，只不知他何以在此，真是奇哉怪也，但这些均是末节，城下战事急迫，却是刻不容缓，想了想，毅然拱手道：“小将不才，愿率一支精兵，拼死夺回外郭。”

胡宗宪冷哼一声，道：“拼死夺回？说来好听，你死了容易，若又败了，该当如何？”戚继光听得一愣，心道：“不错，我死不足惜，但若不慎败了，岂不坏了大局。唉，戚某败军之将，不足言勇，督宪信不过我，却也难怪。”想着露出一丝苦笑，谷缜见状，心中叫苦不迭，转了十几个念头，均不管用，忽见胡宗宪将袖一拂，冷然道：“将戚参将押回大牢，再听发落……”

那亲兵闻言，方要上前，忽听城下咔嚓一声巨响，众人转眼望去，那座木台四根支柱断了一根，摇摇欲坠，一个明军哨官立在台下，手中金芒闪动，咔嚓声响，木台支柱再断一根。

众人尚未明白过来，那木台如被大力推送，轰然倒向外郭，百十根燃木如天降霹雳，压向倭阵。倭人惊呼乱跳，亡命躲闪，无形中让出一条路来。

那哨官一声长啸，带了一对男女，沿那空隙，直奔外郭，他手臂高高举起，掌中铁链将一把巨镰舞得风车也似，木台上燃木落下，均被钩住。也不知他用了何种法子，巨镰上如有吸力，燃木一旦落下，便一根连着一根，连绵不绝。是故待他奔至外郭，已结成十丈长一条“火龙”，以哨官为轴，鞭笞四方。

